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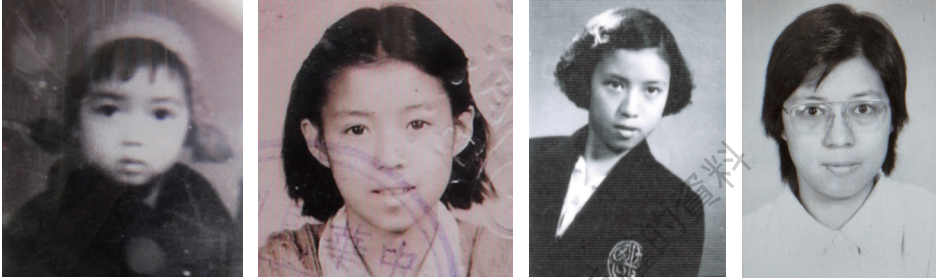
第一輯

西西追思會

二零二三年一月八日於協恩中學禮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左起：1930年代末兩歲，1946年初，1950年代就讀協恩中學，1970年代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刊版料

西西在廚房的小凳上寫了
《我城》、《哨鹿》、《美麗大廈》等小說

又導致西西《我城》在臺北的出現

在廚房的小凳上寫作(紀錄片《候鳥——我城的一位作家》截圖)

香港中文大學



1980年代，在黃河邊與羊皮筏子

西西朗讀〈白髮朋友〉錄影片段

〈白髮朋友〉

偶然在書店裡

看見你

看見

你頭上的白髮

草地上的白菊花

近來我常常看見

白菊花

在喝下午茶的地方

在放映實驗電影的地方

在你們走來走去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太陽還是那個老太陽
一切彷彿舊模樣
好像是
你們的孩子
長得比飯桌子
或者比你們自己
都高了，還有就是
在你們喜歡出沒的地方
你們全部
被稱為前輩

從前我等當然十分豪邁
那麼一大群人
做對了或許也做錯了不少事
畢竟曾經起勁過好一陣子
現在，似乎沒有什麼
叫我們大感動了

聽說最近
你們都失了業
怎麼辦？總有得
辦的吧

隔著書的灌木叢

看見你

低頭看書

近來我也常常

看書



Fung Wai Sun 攝

中國作家、編輯及設計師感言

——黃怡、陳澤霖朗讀

讀她的書吧，西西和她的城就會與你在一起。永遠懷念西西！

——李銳、蔣韻

西西走了，一隻在風風雨雨裡搖曳閃亮的蠟燭熄滅了。中國文學界又少了一個真誠的、毫無私心地熱愛文學的人。

——李陀

西西安息！

——王安憶、董秀玉等
敬悼

西西安息！

——張承志、韓少功、余華等
敬悼

從2010年到2019年，《縫熊志》、《猿猴志》、《看房子》、《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哀悼乳房》、《飛氈》、《手卷》、《鬍子有臉》、《傳聲筒》、《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西西詩集》……您的作品陪伴我走過了十年，它們構成了我此生最長久、最富啟迪意義、最幸福的精神之旅。安息，親愛的西西，永遠愛您，永遠想念您！

——雷淑容（內地編輯）

謝謝西西。能夠成為你的編輯，真的非常幸運。能夠認識你，閱讀你的作品，比起不曾認識你的人生，真要幸福好多好多。以前遇到抉擇困難的事，我常常在想，在遙遠土瓜灣的你對這件事會怎麼想呢。因為你的善良、真誠與包容，我總能得到心儀的答案。現在你化身更廣大的存在，可以看見世界的全貌了。以後我會常常抬頭看天上的星星，努力學習，那些你始終相信的，愛與慈悲。永遠懷念您。

——管小榕（圖書編輯）

如同遠在家鄉的外婆，只要想到西西就會很窩心，會希望她一切都好，身體健康。現在外婆去天堂了，和她的白髮朋友們相聚了。希望她在那邊依舊充滿童真，依舊爬格子，跳啊跳……永遠懷念您。

——劉盟贇(圖書編輯)

從少女到老奶奶，西西總有顆童心，與眾人分享簡單、無限可能的空間，玩具般的純粹、晶瑩剔透，像一個文字世界的導演，建構出透明磚牆的城市，到處是回憶場景，透過簡單生活，投射出龐大體積。循著西西的線頭，總會尋得靈魂核心，任由時、地、物充分雜燴，都是好戲。

——黃子欽(西西作品書籍設計師)



Fung Wai Sun 攝

何福仁

人世匆匆，有什麼可怕的

西西2022年12月18日清晨離世，我們難過不捨，可並非太大的意外。15日入院時，醫生已說她心臟衰竭，親人商量，下一個決定吧。決定的結果，她要去，就讓她寧靜地去。他們也問我的意見。我極力反對，但每天看著她插了氧氣管，喉邊開了洞，當她真的離去，也不得不接受，不要受更多的苦痛。早幾年，曾有兩三次，半夜兩三點鐘，印傭來電，說大家姐要你快快來。我連忙趕去，然後再致電急救車。在車上知道會去哪一所醫院，馬上致電她的弟弟。因為倘要做手術，還得親人簽署。一夜，我見到她，她躺在床上，竟然對我說：我差不多了，是時候了。不！我答，還有大把日子！她總能逢凶化吉。她從不抱怨，但我知道，她一直受著疾病的折磨。

何福仁，香港作家、詩人，作品甚豐，例如詩集《如果落向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花草箋》，散文集《上帝的角度》，評論集《浮城1.2.3——西西小說新析》等等，主編西西《動物嘉年華》獲香港出版雙年獎出版大獎（2023），即將出版文集《西西，這樣的一位作家》。

2019年，她從美國回來，本已不良於行，只能走很短很短的路；年底，再不行了，印傭就扶她離開輪椅，來回走十多二十步。她還是思想清明的，《欽天監》寫完了，可以讀讀校刊本；在紙上，在簿上，寫了不少詩。在寫作《欽天監》期間，她一直感覺眼睛不適，有一天突然眼前模糊，以為沒戴眼鏡，原來早就掛在鼻樑上，帶她去看眼科，醫生說是黃斑裂孔。手術很快，但復原期很漫長，必須低頭俯伏四五個月之久。她又撐過了，繼續校完《欽天監》，還寫了後記。

2020年，她午睡醒來，告訴我自己在船上，要回家去。為什麼是船上，你不是在家裡麼？我在，一艘海盜船上。這分明就是一篇趣妙的小說的起句，裡面一定有好些有趣的念頭，但她再沒有說下去。另一次，她忽然問，坐在她對面的人是誰？然後問：阿芝呢？印傭答：我就坐在這裡，我就是阿芝。她年來睡得不好，經常睡得不好，不好就迷迷糊糊，不知身在何處，不認識人。深夜，阿芝偶爾會起來看看她。她會說：去睡吧，為什麼還不睡。有時，她忽然會問：你是誰？我在哪裡？我要回家去。

醫生說，這是認知障礙。說起往事，她倒還清楚記得，我帶來旅行的照片，誤記了地點，她會糾正我。但認知障礙，再不好，會逐漸腦退化。所以我一進門，就問她，我是誰？她背向門，坐在輪椅上，聽聲音已會說：阿叔。說我是阿叔，許多年了，這是跟隨後輩的叫法。一次，我問她，她沒有回答，坐到她

面前，再問。她看著我，沒答。我很難過，連我也不認識了。然後她說：「我詐家依唔認識你。」

2021年4月住院整整一個月，才知道她曾經中風，而且缺鈉缺鉀，嚴重營養不良。回來後，身體反而好了，但吞嚥困難，需言語治療師幫助。言語治療的姑娘來了十多次，終於可以好好吃東西了，而且開始喜歡吃，早餐慣常吃麥片加蛋、麵包。她最喜歡吃麵包，分成小塊，塗一點蜜糖。好吃嗎？她會說：好吃，多謝，你也吃吧，一起吃。姪女探她時帶來好些不同的蛋糕，她每一樣都要試試。每天量度她的血壓、血糖，紀錄起來，總是正常的。我囑咐印傭，每天早上起來，要問問她：大家姐，開心嗎？開心，很開心。有不舒服嗎？沒有，謝謝。阿芝照顧西西姊妹起居飲食八年，初來送走了妹妹。她自己的女兒在印尼讀書，由中學到大學。西西說到大學畢業時招呼她來港，看看母親工作多麼辛苦。西西不良於行後，對阿芝說，喜歡任何衣物，就拿吧，寄給女兒。阿芝高大，聰明，能幹，自己穿不來，果然就寄了一些回印尼。她也問問我，我說大家姐給你，就是你的。十月間天氣仍然很暖和，買了兩件短衣給西西，很喜歡，也要我買兩件給印傭：帶去，自己揀。樓上樓下住客都認識她。這一帶，住了許多長者。一次竟有不認識的女士向我查問，這印傭做得很好啊，可否介紹，或者她有些姊妹哩。我心裡吃驚。連忙加了她的薪酬，並且說，從五月開始，看護大家姐一年，額外給她三萬港元，兩年六萬，三年九萬。如是順推。我並不富有，全賴工作許多年的

存積，不過無兒無女，兄弟早移民外國，自忖十年八年，也還是足以應付的。西西走後，阿芝好快另外找到東主，不過工作一月，就來電向我訴苦。我想，她沒可能找到比西西更好的僱主。有些人，一生難得一遇。

西西一般很少說話，即使年輕、健康的歲月。從醫院回來，她開始說話有時模糊不清。但我想，她的心思還是很細密的。她不說話，卻時而奇怪地要張口吱啞，睡覺時也張口，以為是肺有問題，氣量不足，看了老人科醫生，說肺沒有問題。疫症猖獗期間，為策安全，我們都打了四針復必泰，加上流感針，她完全沒不良反應。

今年2022年初，藝術發展局要頒她終身成就獎，讓她不用上台接受獎座，也不用受訪。不過我覺得私下說幾句也好，請阿芝用我的手機，分兩次拍了給Now電視播出，一共四五分鐘。她的說話很清晰、周到，只是緩慢些，畢竟年事已高。這算是她最後公開的說話了。我從沒留神她的年齡，直到她在2017年到北京，攀上古觀象台，石階梯傾斜，沒有扶手，她竟不用我攙扶；問題在，還得走下來，那是更大的艱難，這次我走在前面，摸著左邊石牆，一步一竭。我算一下，原來她已經八十歲了。她還提出要再去長城走走，我當然反對，說不是她不行，而是我走不了。

我習慣早上和下午四時左右去看她，晚飯後偶爾也去。早上有陽光，下樓曬曬太陽，在少人的地方，除下口罩，捲起衣袖。這時候，她是最精伶的，神色也變好。問她下午茶除了乳酪，還

想吃什麼，會買給她。她會說叉燒酥，會說各種各樣的甜品。都淺嚐而已，意思意思，因為對血糖不利。有時，她會說，由你決定吧。

西西離世，有媒體訪問，要我概括兩句，我想到的是：她首先是非常非常好的人，然後是作家中的作家。

追思會（2023年1月8日）之後，我寫了一首短詩〈花圈〉：

她沿著圓圓的竹籐從容地走了一圈
一路編織菊花、白玫瑰、黃槐……
有無數發現，無限欣喜
也有哀愁，一點點
不然，就像壞了的寒暑表
度數固定，還有什麼樂趣呢
她回到了起點了
我們一時跟不上
捨不得也只好說再見
然後深切地懷念

2023年2月

亦載於羅國洪、朱少璋編：《人·情·味》
（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23）。